

〈穀雨〉

「斗指癸為穀雨，言雨生百穀也，時必雨下降，百穀滋長之意。」

——農民曆

他一直都相信自己會回來這裡，只是再次踏上這片土地時，風景已經全然不同了。就連自己，也變得不一樣了。



在室友盡數睡去的漆黑房間裡，只剩下他以及他的電腦亮著，螢幕的白光打亮他的臉，成為角落一隅唯一的亮光。考前瀏覽著為數眾多的投影片，他的雙眼因此而痠疼，往螢幕右下角的時鐘一看。「是時候了。」他喃喃地說。游標移到視窗的目錄標籤中，手腳俐落地點進幾個連結，一整片色彩繽紛的田便開展在他眼前。

「幸好沒有記錯時間……」

西瓜恰好成熟，他必須搶在他人前來偷拾以前全數採下。在重複過播種、澆水的步驟以後，他才安心地拖著疲憊的身體爬上床，合枕而眠。他想像在他睡著的這些時間，那些種子會長成幼苗，然後在他細心的照料下結成果實，屆時他便會有不錯的收成了。

在無法久睡的淺眠裡，他夢見了童年殘餘的記憶，那是祖父在田裡拿著鋤頭開溝作畦的佝僂身影，沒其他地方可去，他就咬著冰棒坐在路旁，直到手中的冰都化在他嘴裡。而這些記憶也隨著時間的淘蝕，逐漸消失在漫長的春光裡。

出門應付早上的考試，前一晚的多夢使他有些頭疼，腦中極力回憶前一天晚上所讀進去的內容，卻毫無斬獲；同時，他也想起網路上那片屬於他的田何時會有下一批收成。自從到了外地念書，除了上課、玩樂，其他的時間他便消耗在網路上各式各樣新奇的資訊裡，在黑白的 bbs 畫面中閱讀文章，然後得到一點樂趣，偶爾寫寫網誌、跟過往認識的人（那些面孔他其實並不真的記得）連絡感情，最近則是跟身邊的人一齊玩起虛擬農夫的遊戲，每一次遊戲數據的提升、排行榜上名次的前進，都能帶給他小小的成就感。

在彷彿耗不盡的青春裡，最讓他焦躁的，莫過於是放假、或是過年時節回到鄉下的老家。

身為獨生子的他，每一次長假都必須要回去祖厝去，「就算是盡點孝道吧，代替你爸跟媽媽。」媽媽對他這麼說，然後母親便一如在他國小、國中時出門上班，徒留他一人在公寓裡跟自己相處。

他一直都很能跟自己相處。

國小三年級的時候他便隨著父母住到位於新竹市區的房子，下課以後拿出口袋裡唯

一的一支鑰匙打開厚重的不鏽鋼門，拿出電鍋中的熟食，有時候媽媽忘記準備溫熱的飯菜，他也樂得輕鬆，下樓去便利超商買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。消磨了整個晚上，最後是電視機的嘈雜伴他度過一整夜，在沙發上打起瞌睡，直到鑰匙轉動門把的聲音將他喚醒，父母親疲倦的聲音傳進耳中，他才能到床上安心睡去。

等到他再次醒來時，他覺得他已經離那些日子很遠了。

腦海中只殘存模糊的印象，對於田地、對於農夫的想像，有時他都分不清是曾經親身經歷過的，還是課本裡頭告訴他的要來得多。



坐在父親有些顛簸的國產車上，他懷疑自己為何會如此乖巧地答應要回老家住上一個月，但他就是什麼也沒想地拿了行李上車。

也許是因為在期末考前，從高中一直交往到大學的女友突然提了分手，她說：「你不要以為我會一直等你。」她依舊留在新竹，只有他，跑到了台北。只能從話筒聽到的聲音是特別冰冷，同時 msn 視窗中的文字冷涼無比，然後再無聯繫。高中老同學知道後特地跑來陪他喝酒，漫談裡他只記得一句：「不要耽誤人家青春。」他悶悶地笑了，沒想到連老朋友都不挺他。他恍然想起那些穿著制服的午後，起風的日子裡有一個女孩肯陪他走著，那樣就夠了，而他們也只能走到那麼遠。

在他回憶過往時，車外的景象逐漸從大樓林立的都市變成冰冷的廠房，最後變成阡陌的田野。那些老舊的房子看起來似曾相識，但似乎又不是那麼地相同。有幾處田早已經休耕，農舍旁就停著怪手，拆除農舍的工人們正坐在道路旁吃著便當。

此時母親像是想起了什麼，轉頭向父親講：「你要叫爸來跟我們一起住嗎？」

「可以啊，不然也沒有別的辦法。」

「祖厝呢？算了，應該不是什麼問題。家裡還有空房間可以讓爸住就好了。」

他聽著這樣的對話，沒有多想些什麼。

自從祖母過世，祖父就越來越少講話，依舊是一天煮一鍋粥，配些自漬的醬瓜、豆腐乳。每次團聚，一家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，能說的話也只有那些，說完就沒了，各自低頭扒飯去。

然後他依舊像過去一樣，被留了下來。

父母親驅車離開後，整棟房子靜了下來，祖父向他指了指浴室、房間的方向，然後什麼也沒說地進了房間，不到十點就準備就寢。漫漫長夜，他看著電視只覺無聊，便把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拿了出來，插上無線網卡，頓時又與日常生活有了聯繫。

在好友欄中點來點去，看看有沒有已經成熟的菜葉或是水果可以偷拾。點進前女友的田裡時，發現是荒蕪一片，早就已經放棄這塊田、這個遊戲，但是她的相簿裡、文字中卻充滿生活的痕跡，與大學同學出遊的照片、與新男友親暱的對話，唯有他，屬於他的塗鴉牆裡清一色的都是遊戲所發佈的通知。

他突然覺得疲倦，女友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讓他知道，他已經不在她的世界裡了，而他還留在那裡，不願離去。

被蟲鳴包圍的屋子裡，他把衣服收整好，孤獨地睡去。整夜無夢。

翌日清晨，他在未曾如此寂寥的睡夢中醒來，沒有室友吵雜的鬧鈴聲，空盪盪的屋子裡水槽中已經有吃過早飯的飯碗，但是怎麼樣都找不到祖父。

走出房子一看，發現原來是祖父在田裡不知道忙些什麼。

祖父穿著雨鞋在水田中涉水而過，聽說這一甲多的地是祖父祖母自年輕時打拚來的地，在早期，還有錢可以雇工，等到作農越來越賺不了錢以後，田就都是由祖父一人打理的。

他一直都很不擅於跟長輩溝通，也許是因為他不輪轉的台語，但看著田裡的祖父，那樣的身影有點熟悉，好像來自於很早以前的記憶，也許並不真的見過，那樣的感觸使得他突然很想去踩踏那片泥土地。

問了阿公，阿公說工具間裡還有雙雨鞋，可以拿來穿。在田埂旁脫下布鞋，把褲管塞進雨鞋的鞋筒裡，祖父提醒要穿著襪子以免擦出水泡。他小心翼翼地跨進田裡。太陽的熱度曬紅了他跟祖父的臉頰，他彎下腰來仔細拔去苗間的雜草。

勞動身體的時候什麼都無法思考，頭暈得有點昏，阿公說休息一下、等太陽不那麼辣再繼續，他便騎著老舊的機車到巷口的雜貨店去買了涼水。

在巷口他遇見一群組成自救會的農民，其中有幾個在當地讀大學的年輕人。

至少有五戶農民，看起來都是在巷口這附近種田的人。一個男學生拿著簡陋的數位相機，拍攝農民的樣態，有幾個女同學則是拿起紙筆在抄寫些什麼。

「原本只說是要蓋園區需要道路，所以有幾戶的田地都被收去了，反正大家想說作田也賺不了多少錢，而且還常常因為沒辦法灌溉而休耕，啊反正政府給的錢還比作田拿到的多。」

「只是沒想到到了現在，連房子都要給徵收去，但是那價錢啊……那價錢要我們怎麼簽得下去……」

「那些錢就連讓我們再買一棟厝都沒法斗，供喜市價徵收，但是哪裡買得到這樣價格的厝？」

他想起在學期中時，社團裡有幾個學社會科學的學長姐到了環保署前抗議，看著他們拍回來的照片，黑白相片更加深了陰影的濃度。多雨的台北將穿著雨衣的老伯伯們打濕，那些老伯伯臉上許多的皺摺構成了一幅哀傷卻又無能為力的景象，照片是無聲的，但他當時被震撼到了。

他無法忘記，因為那些面容像極了現在與他朝夕相處的祖父。

回到家門前，他看見祖父坐在門口的藤椅上，以及另一張空著的籐椅，祖父臉上的表情怎麼會與照片裡的那些老伯伯如此相似。

「阿公……為什麼你還要作田呢？」

祖父漠然的神情，好像剛剛神遊到了很遠的地方似的，他緩慢開口說：「人會死，房子會垮，只有田是永永遠遠的啊……」

他看著遠方落日沒在水田的上方，風吹起了水田上一陣陣漣漪，祖父的話在他耳邊迴盪很久很久。



種田的日子他總是到了晚上就無力再打開電腦，去看顧田裡的收成，一開始還是會爲了菜被偷而生起朋友的氣，但等到脫離遊戲幾日，那些數據似乎就不再是那麼重要了。

「反正那也只不過是，程式的一個陣列改變罷了。」

查覺到這點，他覺得無趣極了，還因爲戒掉所謂的網路成癮症而暗自開心著，但還是會因爲那些不在場的時光，而緊張兮兮，會不會他就要在這樣的鄉下被所有人遺忘呢？

他開始將真實的田的照片放上網，有時也會拍些在馬路上被輾過的青蛙照片嚇人。有所收穫的日子裡，他逐漸感覺自己不再那麼荒蕪。他也寫信，寫給前女友，但從來沒有收到回音。

「我曾經跟一個很棒的女孩談戀愛，但是談完了，就這樣。」面對老朋友的詢問，他一律這樣回答。

有幾天遇到大學同學想要來新竹玩，他便搭上一日僅有三班的公車，搖搖晃晃地坐到了市區，花一點時間帶他們去吃米粉還有貢丸。只是他們從來沒有待得很久，晃了一圈廟口就繼續前進到環島的下一個市鎮。而他也就繼續回到這裡，過著他與世隔絕的農夫生活。

晚餐常常是他跟祖父兩人對坐，吃著沉默的飯，記憶裡，祖父就一直是個沉默的人，在祖母死後他就更少聽到祖父說話了，只是面對他對種田的疑問，祖父總是鉅細靡遺地回答。

「像這個苗，無當青菜給它種下去，欲留淡薄ㄟ空間，給它生長，種太緊，會全部壞了了。」

有些時候他也去附近一個農民林阿姨的家裡吃飯，她一個人看顧著田，住在偌大的房子裡，女兒女婿偶爾會回來，但也只是偶爾，很多時間都見她一個人在曝曬的稻穀邊，呆坐著。

「因爲田是家傳很久的，所以說什麼都不能賣。」

「我是沒讀過什麼書，但是我很相信土地是不能被拿走的，就算現在沒錢，只要有田也能夠餵飽自己……」她搖了搖頭，「上次到別的地方看他們的田，發現連福壽螺都長不出來了，種田幾十年來沒看過啊……」

他感覺內裡有些東西被撼動了，真實在他面前擴展開的青綠是不容置疑的美好，所見、所感、所觸。比起先前賴以維生、虛幻建構出來的藍圖，踩踏在腳下的是真實。

祖父依舊是日復一日地在田裡踩踏著，日子被越踩越長，他感覺到祖父的腳印似乎在泥濘中更加沉重。他依舊到巷口買涼水，甚至是啤酒，看著自救會的人越來越少、越來越少……到最後只剩下一兩個人。

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林阿姨如此無助，不再是平常大呼小叫的模樣。

一見到他，她的手蜷縮起來緊緊握著，時而鬆開搓著手，無奈地說：「只剩下我們兩戶還沒簽名……要安怎……」

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辦，只能呆站著，看著產業道路上疾駛而過的砂石車。他還有地方可以回去，可以回去台北念他的書，但是一生都花費在這裡的其他人、無處可去的老農民，他們該怎麼辦？

此時手機響了，是母親打來的。

「再過幾天爸爸會去接你，可能也會把阿公接回來住，你跟阿公說一聲喔。」

「爲什麼不是你們自己跟他說？」他很想這樣問母親，卻說不出口。掛上電話，他想：那阿公的田呢？尙未收穫的那些呢？

他什麼話也沒說，僅僅買了一枝枝仔冰，然後讓冰在口中化開，卻覺得口中的冰棒索然無味。

甫進門，他便在圓桌上看到蓋好印章的權狀，感到不解的他看著坐在門口籐椅上的祖父，祖父粗糙的手緩慢摩娑過另一張籐椅，想要握緊些什麼，卻又什麼都握不到。

「這個所在不能沒有田啊……你甘知影……」

阿公說道，語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連路燈都不亮的夜晚，他在田水映照的夜空裡看見繁星點點。



接下來的日子，他跟祖父一起收拾祖厝裡的東西，然後打包，他才發現祖父其實已經把衣服以及隨身物品都收整好了。

像極了要逃難。祖父說。難看極了。

已經沒有人種田了。

林阿姨擦擦眼淚，女兒開車來把她接上車，揚起的沙塵讓空屋看來更加淒涼。

老人家一個一個走了，剩下的走不了的也只能坐在屋子裡，看著田水消長，已經沒有氣力去巡田水了，也沒有必要。

他突然有種自己回來得太晚的罪惡感，去巷口找了之前參與自救會的大學生，他們看起來同他一樣憂慮。

「我們不是不想努力……只是環評過了，什麼都過了，老人家一次一次上台北去那

邊給人推擠也不是辦法，」他苦笑著說，「我們還在想有什麼辦法，如果還有辦法的話……」

他想起那片久未登入的田裡水果成熟的速度極快，可以一天多穫，但今年祖父播下的種都還來不及收。

螢幕上的農田豐渥而無虞，但真正圍繞他的田卻是蒼涼而荒漠。

他與祖父倒數著離開的日子，長日將盡，假期的尾巴也隨之來到。

因離徵收的區域較遠，所以他與祖父就這樣看著一塊一塊田被開挖、一棟一棟農舍被打垮，像是骨牌，一個接一個，無一倖免。

有些老人家能不看的就不看，離得越遠越好，有些直挺挺地站著，目睹屋舍垮下的一瞬間。老農民漠然的神情裡細微的變化他都看見了，猛一眨的眉頭彷彿內裡有什麼東西也碎裂開來了。

沒有人大喊大叫或是大哭大鬧，更沒有人試圖以肉身抵抗，只剩下怪手開挖的聲音，現場是一片死寂，若有人要開口，也只剩啞啞的嗓音，以及哽咽著什麼都說不出的話語。

大學生要離開了，他們收起攝影器材以及布條，臉上皆是打了敗仗的落寞神情。一個女大學生看著一張一張老人家親手寫的紙板，還有為了演出行動劇而做出的道具，喃喃說著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」，也是一口不太輪轉的台語，但老人家們都聽得懂、反過來安慰著她。

祖父也是堅持要最後走的那種人，就算到時房子沒了、來接他們的車還沒到都沒關係，他就是想要看著最後一塊磚瓦落下。



在田裡來回逡巡的祖父，很堅持地想要有最後一次收穫。每一天他都把農具從庫房拿出來，擺放整齊，然後再完好地收整回去。

同時，他開始跟祖母講話，對著另一張空蕩蕩的籐椅說話，然後緊緊握著什麼，形同握住祖母的手。

萬物滋長、欣欣向榮的景色裡，他與祖父兩人如同在無人島上，自給自足著。

他開始覺得苗間抽長的速度變得很快，像是他在視窗裡所看見的，出去閒晃一番，彷彿就進入了下一階段的生長。

祖父變得愛笑、愛說話了，他說：「是因為你阿嬤回來了。」

「你阿嬤說，今年的莊稼會很不錯，可以買金飾了。」

他想起母親脖子上的黃金墜飾，就是祖母在父親將母親娶入門時送給她的。

祖父綿密地向他轉述祖母的話語，以及祖母的一生，令他不由得想起了祖母的樣

態，儘管他與祖母從未謀面，此刻卻十分緊密。

「她是全村裡最美的姑娘。」

祖父的眼神飄到很遠的地方，好像真的能夠看見祖母似的。



他記得、那天天氣晴朗，當工程車一台一台開進來時，他見到父母親姍姍來遲的身影。

他們也是來一同見證這偉大的一刻嗎？曾經在這裡長大的父親，還記得這塊田嗎？怪手開到家門前時，祖父伸出手來，緊緊握著他的左手，一如緊握著祖母一般，緊密卻又不至於弄痛他。祖父低聲說了些什麼，他無法分辨。

他們站在田埂上，遙望著眾生。

怪手鏟破了屋頂，結構不穩的房子因此傾頹了一邊。此時下起了雨，地上立時泥濘一片。等到一切的嘈雜皆趨於平靜時，他與祖父不約而同地轉身看見在細雨中的田，皆長出了飽滿的稻穗。下起了雨，應該是雨吧，沾濕了祖父與他的臉頰。

那是祖父所能看見的最後一個景象，最後一次盛大的豐收。

而大家都爲了這樣的豐收歡欣鼓舞著，沒有人難過，大家都、開開心心的。

他突然想起來，祖父之前告訴過他，等到穀雨時，這裡會很美、人們都會爲了即將來臨的收穫而雀躍無比。

祖父此時應該是開心的吧，因爲這是一生中最美、也是最後的收穫。